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张铁夫 译



1512.45

6383

系

罪与罚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张铁夫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罪与罚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张铁夫 译
责任编辑：赵云鹤 特约编辑：蔡宝瑛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570206. 海口南航路侨企大厦B座6楼)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479千字 印数：10001—13 600

ISBN 7-80609-216-1/I·55

定价：35.80元

译 序

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劳动，这部译著终于脱稿了。当我在稿末写上“1995年2月底译毕”这行字时，一段难忘的往事不由地浮上心头。三年前，我作为国家教委派遣的高级访问学者在俄罗斯联邦国立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文学系进修。2月中旬，我从弗拉基米尔去莫斯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出差。开头十多天，我在列宁图书馆查阅资料，也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和博物馆。2月的最后一天早晨，我和在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作访问学者的三位朋友，一起乘地铁去离市中心不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参观。当我们冒雪来到以作家的姓名命名的街道，看到早已从书本和图片上熟悉了的原玛丽娅济贫医院高大的建筑和宽敞的院子时，真是欣喜若狂。作家的故居博物馆就设在这个医院的左厢房里（面对主楼而言）。然而，当我们登上故居博物馆门廊的台阶时，只见大门紧闭，阒无一人。原来每周星期一、星期二和每月的最后一天，博物馆不对外开放。不过我们并未因此感到沮丧，而是迅速从袋子里拿出照相机，以主楼、门廊和白雪皑皑的院子为背景，兴致勃勃地互相拍起照来，仿佛要把那儿的一切都摄入镜头，带回去似的。几天以后，我独自来到博物馆。那天只有我一个参观者。讲解员热情而又认真地为我一个人进行讲解。作家的父亲当年是济贫医院的医生，在左厢房里占有一套房间（作家诞生在右厢房里），这套房间由儿童室、客厅、作家父亲的书房和父母的卧室等组成，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儿度过的。展室里陈列着作家小时候用过的教科书，还有他非常喜爱的俄罗斯作家

兼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的著作《俄罗斯国家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厢房长廊尽头的一只带玻璃罩的小桌，里面有一盏长明灯和一支蘸水笔。作家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用这支笔创作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套房子里住到16岁。这儿是他一生的起点，是他一生的准备阶段。1837年，他考入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学习期间，他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练习写作。1843年8月毕业后，入工程部制图局供职，一年后退休从事专业文学创作。1845年3月完成中篇小说《穷人》，刊登在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中，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把他誉为“新的果戈理”，别林斯基预言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久，他又发表了《两重人格》、《白夜》等重要作品。正当他创作势头良好、创作精力旺盛的时候，他因参加空想社会主义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和朗诵别林斯基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于1849年4月遭到沙皇政府逮捕，起初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被宣布改判苦役。他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监狱服了4年多苦役，紧接着又在西伯利亚服了5年兵役。1859年底才回到阔别10年的彼得堡。在重返文坛后的20年里，他以更敏锐的洞察力、更深刻的笔触、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宏大的规模，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长篇小说，如《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为19世纪后期俄国文坛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罪与罚》是陀氏的代表作，写于1866年。按照作者最初的构思，小说的内容分属于两部长篇小说。1865年6月8日，他在给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谈到了正在构思的一部“与当前酗酒问题有关”的长篇小说《醉汉》，小说“不仅描写酗酒，还涉及它所派生的其他问题，主要是在这一环境中的家庭生活图景和孩子的教育等等”。很明显，这就是马尔梅拉多夫及其一家的悲惨

故事。不过，这部小说并未完成。约三个月以后，他在给米·尼·卡特科夫的信中详细谈到了另一部小说的情节：一个出身于小市民家庭、生活极度贫苦的大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上某些“尚未成熟的”思想影响，杀死了一个“毫无用处”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然而，在他成功地完成凶杀活动之后，他的良心受到了难以想象和出人意料的感情的折磨，他决定自首，以承受痛苦来赎罪。这就是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主要内容。陀氏把马尔梅拉多夫及其一家的故事融入这部小说，使之成为小说的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

陀氏满怀激情，“像苦役犯”一样写作，当年11月底便写好了许多部分，但由于对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不满意，将草稿付之一炬。在债主的逼债声中，在癫痫病和痔疮的折磨下，他另起炉灶，并从1866年2月起开始在《俄国导报》连载这部小说，不久以后，单行本也问世了。

《罪与罚》的中心情节是一件室内抢劫杀人案。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个穷大学生。他因交不起学费而中断了学业，因交不起房租而不敢跟女房东见面。母亲住在外省一个小县城里，靠有限的养老金度日；妹妹杜尼娅在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收入微薄。他已经把妹妹送给他作为纪念的戒指和父亲留下的银表抵押给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一个月来，他的心中一直在蕴酿着一个计划——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小说开始的时候，这个计划已经成熟。小官吏马尔梅拉多夫关于自己一家的厄运的叙述，母亲信中关于妹妹的不幸的描写，他本人在街头所目睹的那个被侮辱的少女的情景，以及他在梦中所看到的小驢马被毒打至死的惨剧，在他心中激起了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慨。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们的悲惨遭遇（小驢马是走投无路的人们的象征），促使他迅速采取了行动。

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并非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和亡命之徒。他之所以杀人，是有深层的原因的，也就是作家所说的“尚未成

熟的”思想影响。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他不可能不懂得杀人是一种犯罪行为，但他却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犯罪理论。在采取行动之前，他在一家小饭馆里听到了一个大学生对那个放利贷的老太婆的议论。那个大学生认为，老太婆是一只有害的虱子或蟑螂，把她杀掉，几千条性命便可免于苦难。“一死换百生——这是很合算的啊！”这段议论跟拉斯科尔尼科夫心中的想法一模一样。“一死换百生”，这是他所认同的一种理论，或者说就是他本人的一种理论，当然，这还不是他的主要理论。

早在杀人之前，拉斯科尔尼科夫就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犯罪》的文章。这篇连他自己都几乎忘记了的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按照自然法则，人一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所谓只能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真正的人，也就是具有天赋和才华、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新的见解的人。……第一类人，也就是所谓材料，一般都是天生保守、规行矩步、俯首帖耳，而且乐于俯首帖耳。……第二类人都违背法律，都是破坏者，或者有这样的倾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形形色色的声明中，要求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存的东西。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即使需要他踏着尸体和血泊前进，那么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说，从他的良心上来说，我认为他可能会允许自己踏着血泊前进，……”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不平凡的人有权犯罪论”。而他本人自然是属于像拿破仑那样的“不平凡的人”之列。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用斧头杀死了那个老太婆。

其实，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观点已经超出了一般犯罪理论的范围，而与后来尼采提出的超人哲学如出一辙。在尼采的心目中，超人不仅具有天赋和权力，而且富于冒险精神和忍耐精神，他是高贵的，也是孤独的，甚至是凶残的。总之，超人是“一个创造新真理的人，一个支配世界的人，一个支配命运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正好为尼采提供了一个超人的艺术形

象。无怪乎尼采说，当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立即听到了血缘本能的呼声，而且认为这是比发现司汤达更幸福的事件。

在现实生活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彻底破产了。杀人之后，连他本人都不再相信自己的理论，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只虱子。他的良心受到越来越痛苦的折磨，最后投案自首。在笃信宗教的索尼娅的信仰中，在索尼娅的爱情和希望中，他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踏上了复活的路程。顺从和忍耐——这就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是不足取的，然而小说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思想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对以卢仁和斯维德里盖洛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对拉斯科尔尼科夫一家和马尔梅拉多夫一家苦难命运的描绘，却是卓越的，深刻的，生动的，这也正是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成就。

《罪与罚》是一部心理小说。它既写了罪，也写了罚，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主要笔墨用来描写犯罪、侦讯和审判的过程，而是着重表现主人公在犯罪前后、特别是犯罪以后的心理体验，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由于主人公是个具有两重性格的人，是个内心分裂的人，作家摒弃了自己过去惯用的手记和第一人称形式，而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方法，并使用了内心独白、潜意识描写、下意识描写、错觉、幻觉和梦境等多种手法，这大概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新的形式，新的结构”。正是他作品中的种种非理性的表现和反传统的手法，为后来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开了先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第一个城市作家，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反映城市小市民生活的，这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列夫·托尔斯泰反映了地主和农村的旧基础的崩溃过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反映了城市的同样的过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都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的巨人，两人具有同等的意义。然而，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自己的国家却受到冷遇。他的名字从文学史和教科书中消失了，他的作品也几乎停止出版。60

年代以后，他脸上的灰尘被逐渐揩拭干净，他的意义正在被重新认识。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价值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张铁夫

第一章

七月初，天气特别炎热^①。傍晚，一个年轻人走出他那间位于C胡同的、向二房东租借的斗室，来到街上，然后慢吞吞地、仿佛迟疑不决地朝K桥方向走去。

他成功地避开了跟自己的女房东在楼梯上相遇。他的斗室是一幢很高的五层公寓的顶间，正在屋顶底下，与其说像间房子，倒不如说像个柜子。他向女房东租了这间提供膳食和女仆的斗室，女房东就住在楼下一套单独的住房里。每次出门，他必定经过女房东的厨房，而厨房的门几乎总是朝楼梯敞开着。年轻人每次从一旁经过，都产生一种又痛苦又胆怯的心情，并为此感到羞惭，总是愁眉不展。他各方面都欠着女房东的债，生怕见到她。

这不是因为他那么胆小、畏缩，甚至完全相反；不过从某个时候起，他就处于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仿佛得了疑病。他常常陷入冥想，离群索居，生怕见到任何人，不仅仅是怕见到女房东。他被贫困压得抬不起头来；可是最近以来，就连这种狼狈不堪的情况也不再使他感到苦恼。非做不可的事他一件不做，而且也不想做。其实，任何女房东他都不怕，不管她用什么计策跟他作对。可是站在楼梯上，就得听她胡诌种种与他毫无关系的生活琐事，就得听她喋喋不休地讨债、威胁、诉苦，而自己则要竭力摆脱困境，

① 据作者说，小说的情节发生在一八六五年，这年夏天的确特别炎热。

向她道歉，对她撒谎，——不，最好还是像猫儿那样从楼梯上溜下去，偷偷逃走，不让任何人看见。

不过这次到了街上之后，他那种怕见女债主的心情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我下决心干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但同时却害怕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奇怪地微笑着想道，“嗯……对……事在人为嘛，倘若畏首畏尾，必然错失良机……这是一条规律……真有趣，人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害怕的是新的步子，自己的新的想法……不过我的空话说得太多。由于我尽说空话，因此我无所作为；不过，也许是这样：由于我无所作为，因此尽说空话。我是在最近这个月才学会说空话的，成天躺在角落里……胡思乱想。嗯，现在我去干什么呢？难道我有能力干这件事？难道这是真的？完全不是真的。原来，这是给自己解闷编造的幻想；简直是儿戏！是的，也许是儿戏！”

街上炎热难耐，而且又闷又挤，到处是石灰浆、脚手架、砖头、灰尘，以及那种夏天特有的臭气，这种臭气是每个无钱租用别墅的彼得堡人都十分熟悉的，——所有这一切使这个年轻人本不正常的神经一下子受到很不愉快的刺激。在城市的这个区域，小酒店特别多，从这些小酒店里飘出的难闻的臭气，以及那些在上班时也能时刻碰到的醉鬼，给这幅令人厌恶、色调忧郁的画面着了最后一笔。刹那间，一种极其厌恶的表情在年轻人清秀的脸孔上闪了一下。顺便说说，他生得一表人才，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中等以上的个儿，身材修长而匀称。但不一会儿他就仿佛陷入了沉思，说得更确切些，甚至仿佛想得出神，他往前走着，不再四处张望，而且也不想张望了。他只是有时喃喃自语，这是因为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对此他现在已经默默地承认了。这时他自己也意识到，他的思想有时是混乱的，而且他感到非常虚弱，因为有一天多他几乎没吃任何东西了。

他穿得非常不好，如果换了别人，甚至从来不修边幅的人，大

白天穿着这样破烂的衣服上街也会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在这个街区，一个人的穿着是很难让人感到惊奇的。旁边就是干草广场^①，这儿妓院林立，而且麇集在彼得堡中心区这些大街小巷的居民，大都是工厂的工人和手艺人，有时冒出几个这样的人物，就会使这幅全景图的色彩变得更加丰富，因此一遇到这样的人就大惊小怪，那才令人奇怪呢。这个年轻人已是怒火满腔，他蔑视一切，尽管他很爱面子，有时还赶时髦，但他在街上对自己这身破烂衣服丝毫不觉得难为情。要是遇见某些熟人或老同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说真的，他根本就不愿意遇到他们……可是这时候，有个醉汉乘坐着一辆大车从街上经过，车上套着一匹专拉货车的高头大马，不知这辆大车为什么拉着那个醉汉，要把他送到哪儿去。当马车从年轻人身旁驶过时，醉汉突然向他大声喊道：“喂，你这个德国佬，做帽子的！”那个人用手指着他，扯起嗓子叫喊，年轻人突然站住，连忙抓住自己的帽子。这顶圆形高筒帽是在齐默尔曼帽店^②里买的，但是已经非常破旧，完全变成了褐红色，满是破洞和污迹，没有宽檐，歪戴在脑袋上，形成一个极难看的角度。不过，向他袭来的并不是羞愧，而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是一种甚至类似恐惧的感觉。

“我早就料到了！”他不安地嘟哝道，“我早就这么想过！这简直糟透了！就是这样的蠢事，就是这样平平常常的小事，会把整个计划毁掉！是的，帽子太打眼了……一顶可笑的帽子，因此很打眼……我这身破烂衣服一定要配一顶制帽，哪怕一顶煎饼式的旧帽也行，千万别戴这个丑玩意儿。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③外就会让人发现，让人记住……最重要的是，以后让人想起来，这就是罪证。干这样的事，得尽可能做到不露破绽……小事，

① 干草广场曾是彼得堡最大的市场。

② 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的一家帽店。它的老板齐默尔曼在彼得堡拥有一家制帽厂。

③ 1俄里等于1.06公里。

主要是小事！……就是这些小事往往毁了全局……”

他不用走很远，他甚至知道，离他那幢公寓的大门有多少步路：正好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想出了神，数过步数。当时，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的这些幻想，它们那种荒谬而又迷人的果敢精神只会使他恼怒。然而现在，一个月过去了，他开始改变看法。尽管他老是自言自语，嘲笑自己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尽管他仍然缺乏自信，但却已经自然而然地习惯于把“荒谬的”幻想看作一项事业。此刻，他甚至要去试探自己的事业，每走一步，他的不安便增加一分。

他走到一幢高大的房子跟前，心情极度紧张，连神经都颤栗起来。房子的一面墙朝向水渠^①，另一面墙朝向×街。这幢房子由许多小套间组成，里面住满了形形色色的手艺人——裁缝、铜匠、厨娘、各式各样的德国人、妓女、小官吏等等。人们在房子的两道大门和两个院子里进进出出，匆匆走过。这里有三、四个看门人。年轻人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没有碰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于是立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大门，奔向右边的楼梯。楼梯又暗又窄，是一条“后楼梯”，不过这儿的一切他都已经熟悉，并且调查清楚了。整个环境他都喜欢：在这样的暗处，就连好奇的目光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现在我就畏首畏尾，一旦真要去干那件事，那又会怎样呢？……”上四楼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想道。在这里，几个退伍士兵转业的搬运工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正从一套房间里把家具搬出来。他以前就知道，这套房间里住着一个成了家的德国人，一个官吏。“这么说，这个德国人现在要搬走；这么说，在四楼上，在这道楼梯和这个平台上，一段时间之内只有老太婆的住宅里有人住。这太好了……以防万一……”他又想道，然后拉了一下老太婆住宅的门铃。门铃的声音很弱，好像是用白铁做的，而不是用铜做的。在这种楼房里，类似的小套间几乎都装

① 在口语中，叶卡捷琳娜运河（今格里鲍耶多夫运河）称为水渠。

有这种门铃。他已经忘记了这种小铃铛的声音，而现在，这种特殊的声音仿佛突然使他想起什么，清晰地显示出……突然他的身子抖了一下，这一次他的神经真是变得太脆弱了。过了一会儿，房门开了一条很小很小的缝，女主人带着一种显然不信任的神色从门缝里打量着来人，只能看到她那双小眼睛在黑暗中一闪一闪。不过，当她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时，便鼓起勇气，把房门全打开了。年轻人跨过门坎，走进黑洞洞的、装有隔板的前室，隔板后面是个很小的厨房。老太婆一声不响地站在他的面前，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他。这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太婆，有六十岁光景，生着一双锐利、凶恶的小眼睛和一个又尖又小的鼻子，没戴头巾，她那淡黄色的、有点斑白的头发搽满了发油。她那像鸡腿一样细长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尽管天气炎热，她的肩上还披着一件破旧不堪、颜色发黄的毛皮大衣。老太婆咳个不停，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也许是年轻人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因而原来的那种疑虑又突然在她的眼睛里闪了一下。

“拉斯科尔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前到您这儿来过。”年轻人连忙嘟哝说，他躬着身子，因为他想起，态度应该客气些。

“记得，先生，记得很清楚，您来过。”老太婆十分清楚地说，她那怀疑的目光依然盯在他的脸上。

“您瞧，又是为这事……”拉斯科尔尼科夫继续说，他觉得有点儿难堪，对老太婆的怀疑感到惊异。

“不过，也许她从来如此，只是那次我没有发现罢了。”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想道。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考虑什么，然后让到一边，指着房间的门，示意客人先进去，并且说：

“请进，先生。”

年轻人进去的那个房间不大，四壁糊着黄色的墙纸，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窗户上挂着细纱窗帘，这时房间里被夕阳照得通亮。“看来，到那时候，阳光也会照得这么亮！……”这个念头

仿佛无意中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脑海里一闪，他用迅疾的目光把房间里的一切扫了一眼，以便尽可能弄清和记住房间的布置。不过房间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東西。家具都很陈旧，全是黄木做的：一张带一个很大的弓形木靠背的沙发，沙发前有一张椭圆形桌子，窗与窗之间的墙上是一个镶有镜子的梳妆台，墙跟前摆着几把椅子，还有两三幅用黄色镜框嵌着的廉价图画，画的都是手拿小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所有的家具。在角落里的一幅不大的圣像前点着一盏小油灯。一切都干干净净：家具和地板都擦得铮亮，熠熠发光。“莉扎薇塔干的。”年轻人想。所有房间里一尘不染。“只有凶狠的老寡妇家里才会这样干净。”拉斯科尔尼科夫继续在心里想，并且好奇地朝挂在第二个房间门口的那幅印花布门帘瞟了一眼，那间房里摆着老太婆的床铺和一只五屉柜，他一次也没有朝里面看过。整套住宅就是由这两个房间组成。

“有什么事？”老太婆走进房间，厉声问道，她依旧面对他站着，以便直接观察他的脸色。

“我带来一件抵押品，您瞧！”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扁扁的旧银表。表的背面刻着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的。

“知道吗，上次抵押的东西已经到期了，前天就满一个月啦。”

“我再付给您一个月利息，请您宽限一下。”

“先生，是宽限几天，还是现在就变卖您的东西，这就看我的意思了。”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这块表很值钱吗？”

“先生，你拿来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这块表也许一钱不值。上次那个戒指我给了您两个卢布，可是在珠宝商那儿，买个新的也只要一个半卢布。”

“给四个卢布吧，我会来赎的，这是父亲的表。我不久就会收到一笔钱。”

“一个半卢布，先付利息，既然您要抵押。”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突然大声叫道。

“随您的意思。”说着老太婆把表交还给他。年轻人接过来，气得打算拔腿就走；可是一想到他已经走投无路，而且他来这儿还另有目的，于是立即改变了主意。

“拿钱吧！”他粗鲁地说。

老太婆把手伸进衣袋去掏钥匙，然后朝另一间挂着门帘的房间走去。年轻人独自留在房间当中，好奇地凝神细听，暗自揣测。传来了她开抽屉柜的声音。“大概是最上面的抽屉，”他猜想。“看来，她把钥匙放在右边衣袋里……全都串在一只钢圈上……其中有一把钥匙最大，比其他钥匙大两倍，是带锯齿的，肯定不是开抽屉的……看来，还有一个小匣子，或是一个小箱子……这挺有意思。小箱子配的都是这样的钥匙……不过，这一切多么卑鄙啊……”

老太婆回来了。

“先生，是这样的：一个卢布的月息是十个戈比，那么一个半卢布应收您十五戈比，先扣一个月利息。原来借的两个卢布也按这个算法，扣您二十戈比。那么，总共是三十五戈比。您这块表，现在总共可拿到一卢布十五戈比。好，请收下吧。”

“怎么！现在只剩下一卢布十五戈比啦！”

“说得很对。”

年轻人没有争辩，把钱收了。他望着老太婆，并不急于离开，仿佛他还想说点儿什么，或是做点儿什么，但似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也许过几天，我还会给您带一件东西来……一个银质的……精巧的……小烟盒……等我从朋友那儿拿回来……”他感到难为情，便不作声了。

“嗯，到时候再说吧，先生。”

“再见……您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吗？令妹不在吗？”他一面朝前室走，一面用尽量随便的语气问道。

“先生，您有什么事找她？”

“啊，没什么事，我随便问问。瞧您马上就……再见，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拉斯科尔尼科夫出来时感到惶惶不安。这种不安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强烈。下楼时他甚至几次停住步子，仿佛有什么事突然使他感到惊讶。最后，当他来到街上时，他感叹道：

“上帝啊！这一切多么可恶啊！难道，难道我……不，这是胡说，真是荒唐！”他果断地补充说。“难道我的脑海里会出现这样可怕的念头？我的良心竟容得下这种肮脏的事情！总而言之，肮脏，卑劣，可恶，可恶！……而我，整整一个月……”

然而，无论是用言词还是用感叹，他都无法表达自己的不安。他刚上老太婆那儿去的时候，一种极端厌恶的感觉就开始搅扰和折磨他的良心，现在这种感觉变得如此强烈，如此明显，以致他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烦恼。他像个醉汉似的在人行道上走着，看不见来往的行人，常常撞在他们身上，直到踏上另一条街，才算清醒过来。他朝周围看了一眼，发觉自己站在一家小酒店旁边，要进小酒店，就得从人行道上沿着梯子往下进地下室。正在这时，从门里走出两个醉汉，他们互相搀扶着，骂骂咧咧地爬了上来。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迟疑，立即往下走去。以前他从未进过酒店，但是现在他感到脑袋发晕，而且口干舌燥，十分难受。他想喝冷啤酒，而且他认为自己之所以突然感到虚弱乏力，就是由于饿着肚子。他在一个又暗又脏的角落里一张发粘的小桌旁坐了下来，要了啤酒，贪婪地喝掉了第一杯。所有的毛病顿时就消失了，他的头脑也清醒了。“这全是胡说，”他满怀希望地说，“用不着感到不安！只不过是身体虚弱！喝那么一杯啤酒，吃那么一小片面包干，——瞧，刹那间就变得精神抖擞，思想清晰，意志坚强！呸！这一切都不在话下！……”尽管他啐这口唾沫时带着鄙夷不屑的神色，但心情却已经变得愉快起来，仿佛突然甩掉了一个可怕的包袱，于是友好地扫视了在座的人一眼。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朦胧地预感到，这种把什么事都想得很美的态